

堅守

自雲



苏轼冰
著

中短篇
小说集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作者简介

苏轼冰，云南省双柏县大庄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家谱记载先祖为眉山“三苏”后裔。80年代初参加工作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事教育、宣传、文联工作35载，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增刊》《边疆文学》《星星》诗刊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300多万字，有《秘境哀牢》等8部文学集子出版，本书是作者的第9本集子。其作品获第二届全国《小说选刊》笔会短篇小说一等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三等奖；分别获2012年全国散文、中短篇小说年度散文一等奖、小说二等奖和省内外各种奖项，收入全国年度散文经典、短篇小说经典出版。现任双柏县文联主席、《哀牢山文艺》和《彝乡文化》主编。系云南省作协会员，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云南分会常务副主席，楚雄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短篇小说集

坚 守

苏轼冰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守 / 苏轼冰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71-1774-2

I. ①坚…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5760 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3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传奇佳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1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171-1774-2

目 录

坚 守	(1)
地狱重生	(63)
情圣老西	(122)
引 水	(184)
你要以大局为重	(214)
“搅屎棒”外传	(256)
成长遭遇	(266)
家 访	(296)
我不是疯子	(315)
后记	(336)

坚 守

—

七月底一放假，普林就被乡中心小学的校长叫到了中心校。

还没等普林坐下，年轻的校长就板着脸对他说：“你的信张副县长批了，同意你的意见，大黑山小学暂时不撤。这件事教育局的王局长很恼火，校点撤并全国一致，全县一盘棋，王局长已经在州上拍了胸脯。考虑到你说的大黑山小学一撤并，学生到别处读书要走一两天的路，可能又会出现学生辍学，同意并一半，只留你一个老师，办一到三年级，其他两位老师与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并。按照现有学生数，本来可以留

两个老师，但别人不愿意留，也留不住，就暂时你顶着吧！学校是你保下来的，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担，你得留下来，不准调走、不准提前退休，一个人教复式班，还可以请一个代课老师给学生煮饭。老普，该知足了，这是给你最大的面子，全县唯一一处。毕竟，张副县长是你当年的学生。”

普林一听，激动得差点跪了下来。心里说，谢天谢地，总算有着落了。为了保住大黑山小学，他不仅在五一假期里找过他过去的学生张副县长，找过教育局王局长和他过去教过的一些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找乡中心校校长，找乡上的领导，还给县教育局和分管教育的张副县长写信，反映大黑山的特殊情况。后来病急乱投医，他还给所有教过的、大黑山在外工作的人都写了信，请他们都找县上的领导，一起来保卫大黑山小学。

他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全都写得有理有据、慷慨激昂，极为悲壮。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大黑山小学”；主题也只有一个，“保卫大黑山小学”；关键词也只是一句，“保卫大黑山小学”！

现在，虽然只保住了一半，但毕竟是没有撤并。保留一到三年级就意味着大黑山的孩子失不了学，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学校，说不定今后还有机会重新恢复。感谢张福生，当年自己没有白精心培养他。

当然，这些话普林是激动地在心里说的。

张福生就是管教育的张副县长，他当年从大黑山小学教出

去的学生。

听完乡中心校校长的话，普林说：“谢谢，我一定尽毕生的精力把学校办好。”说完就匆匆赶到街上，顾不上走了一天半山路的疲乏，搭上最后一趟班车赶往县城。

毕竟上了年纪，走了一百多公里的山路，实在是太累了，他想像平常一样在车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一觉睡醒离县城也就不远了。可这一次，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一路上他东想西想，想着今后的教学，想着大黑山小学今后的工作。

教复式班就复式班，又不是没有教过，自己就是从教复式班过来的。普林心里说着，竟在脑海里设计起了复式班教学的方案来……

到县城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走进在教育小区租的房子，妻子还没有回来，她最近被提拔到总经理办公室了，常常有应酬。懂事的儿子普鸿鹄已经吃过饭，在做作业了，见爸爸回来，高兴地放下作业就来欢迎爸爸，给他倒水，还要给他做饭。

听说儿子吃了，普林嘴里责怪道：“又吃方便面了。”一面又说：“这下好了，爸爸放假了，什么地方也不去，就天天陪着你和妈妈，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说完一面与儿子说着话，一面做了一点鸡蛋面条，自己吃一大碗，硬逼着儿子吃了半大碗，这才让儿子去做作业，自己收拾完碗筷去卫生间洗澡。

儿子像自己，也像他妈，眉清目秀，聪明至极，才十一岁

就长得很高了，而且学习一直很好，次次考试都排在全年级第一。有人说这是遗传，也有人说老夫少妻的孩子本身就是天才，就像孔子。这些话普林没法考证，也用不着去考证。听到这些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话，他心里常常像流进了蜜一样甜。没有人的时候他也经常开玩笑地对妻子说，“别人说的也有道理，就像大黑山饱满的种子种进了温润肥沃的土地，长出来的苗子会差吗？”妻子很得意，他也很得意。儿子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希望。

洗完澡，妻子还没有回来，普林只好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到最低限度，一个人悄悄地看电视。大黑山太远，至今都不通路、不通电。县上领导几次研究，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全县唯一不通路、不通电的地方，后来因为线路太长、居住分散、人口又少、成本太高，所以就一直没有实现。后来听说要采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什么的，上级派人来测量了半天，不知什么原因，最后还是没搞成，估计也是资金问题。后来普国不当支书后，村委会干脆搬到江边上挨近其他村委会通公路、通电的边缘上，离大黑山小学有整整一天的路，通公路、通电的事更没人提了。好在近几年移动公司扩展业务，在大黑山顶上建了机站，大黑山可以用手机，大黑山才多少有一丁点现代气息。但因为不通电，手机必须事先在乡上或其他有电的地方充好电，才能拿到山上偶尔用一用。所以看电视对于普林老师来说，也是超级享受。

房子虽然小，只有六十多个平方，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但很整洁、很温馨，这是妻子的功劳。

这套房子是多年前普林和晓芹结婚时租的，是两位退休教师夫妇的福利分房，那两位老教师退休后到州里与儿子一同生活去了，普林夫妇就一直租着。

三十七岁那年，普林被推为全省优秀教师，第二年教师节又被评为全国边疆山区少数民族优秀教师，受到表彰。他多年扎根山区倾心教育事业的事迹纷纷在国家、省、州各级报纸上登出，州、县领导接见，并作为先进教师，第一批就无条件地让他享受了刚刚建好的教育小区房改房的优惠待遇，可普林那时连福利分房的一万多元钱都拿不出来，家里还欠了很多债，他的钱多年来大多补贴经济困难的学生了，就失去了那次福利分房的机会。以后福利分房就只有在县城工作的，乡下的没有。再以后福利分房没有了，成了商品房，房价也越来越高，就更买不起了。

晚上十二点多钟，妻子张晓芹回来了。到底是坐办公室，几个月没见，妻子越发年轻漂亮、光彩照人了。毕竟，妻子才三十二岁，人本身又长得美。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见妻子回来了，普林关心地问了一句，赶忙从沙发上坐起来，套上鞋就去迎接。

“工作！”妻子见丈夫回来了，不冷不热地回答道，一边赶忙催促儿子休息，自己也进到卫生间洗漱。

不一会，儿子关灯睡觉，妻子洗漱完就直接去了卧室。用不着暗示，普林赶忙关电视、关灯，紧跟着进了卧室。

累归累，普林却没有忘了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做得很卖力、很认真。他从五一节以后就没有再与妻子见过面了，很想，刚才一见妻子容光焕发的样子，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激动了。

恩爱完毕，普林正想像过去一样死猪一般地睡去，妻子却说：“你等等，别睡。”

“怎么？还要……”普林抬起头疑惑地望着妻子。心想，都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看起来这话一点不假。

“你就只会想着那点事，我是有话跟你说。”妻子轻轻地打了普林一下，假装生气地说。

“什么事非得这时候说，我可是太累了。”普林沉沉地打着哈欠，一副马上就要闭上眼睛的样子。

“还什么事？前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听这说话的语气，这次妻子真的是生气了。

“哦，你不提起我都忘了。整天想着保卫大黑山小学的事。”普林抱歉地说。

“大黑山小学保住了，以后怎么样，我不管。我只管你，你得退休，回来辅导儿子。”妻子说话的口气硬了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不要忘了你也是从大黑山小学走出来的。”普林一听妻子说话的口气就生气了。

“我也知道大黑山小学是你的心肝宝贝。我与你一样，对大黑山小学也有很深的感情，要不是这样，我就不会与大家一起去保卫大黑山小学了。可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孩子的母

亲。鸿鸿学习很好，他遗传了你的基因，天生就是读书的料，我无论如何要让他到州里的实验中学去读。离小升初还有一年，我可没时间招呼他。”妻子耐心地说服丈夫。

“不行，大黑山小学是我带头保下来的，我不能当逃兵。再说，上面都定下来了，不准我提前退休，更不能调走。想想办法？你不在那什么办公室不就得了。”普林说得很真诚，希望妻子能理解。

“你说的倒轻巧，我一个下岗职工，在厂里每个月才拿一千多块，在办公室能拿三千多块。你可能不清楚，初中一上去，所谓义务教育，仅仅是体现在免除学费、教材费上，可辅导费、教辅费七费八费的多如牛毛，高中更是不得了，我听说现在高中到大学少不了二十几万。再说，实验中学可不是想读就读的。从今年开始取消择优录取，划片招生，外县的得凭关系。我们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得靠钱，我已经打听好了，最低五万，有人答应帮忙。我可以不在办公室，也可以不上班，但光凭你那几文工资能行吗？孩子读书要钱，你我双方父母起房盖屋、讨亲嫁戚、三灾六难哪样不是看着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拿工资吃饭的。你我要买房，今后儿子还要买房，还要结婚，你不想想现在房子的天价。你三十年、五十岁两个条件都占，趁今年有学校撤并可以提前退休的政策就可以提前退休。你喜欢教育，我都给你说好了，你退后聘到县一小的培优班专门辅导优等生，每个月二千块工资，加上你的退休工资，一下子就可以拿到五千多块。这样我俩的收入加在一

起，不但能还清前几年我父亲治病欠下的债，鸿鸿上学的钱也不成问题，还可以辅导自己的孩子。”妻子一套一套的，说得普林无话可说，可还是没办法，他离不开大黑山小学。

“你说什么都不行。人不能光想自己，光想着钱，得想想别人。村里很多人都到外面打工了，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一走，大黑山小学没人愿意去，肯定得并，很多孩子又要辍学，成为新的文盲。你不想想，大黑山小学能离开我吗。再说，孩子不到州上读什么实验中学就考不取重点高中！就考不上大学！”普林的牛脾气上来了。

“我不跟你争论。我庸俗，我光想着钱，光想着自己。可不想行吗？现在不比以前了，小升初很关键。平心而论，县上的教学也不错，但教学资源与州里比起来，总是没法比。实验中学可是全省初中教学的王牌，进了实验中学，就等于有一只脚迈进了全省重点的州一中，就可以看见名牌大学在向你招手了。我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妻子越说越坚定，听口气，是铁了心了。

二

好不容易有一个不用学习、培训的暑假，可以与在县城打工的妻子和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一起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假期，这对在山村小学任教的普林老师来说，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可恰恰相反，这一个假期，普林却苦恼极了。他碰上了

一生中最大的一道坎！看来，这次是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了。

其实，妻子的想法普林也是能理解的。鸿鸿是她的希望、她的命。作为父亲，他何尝不是这样。自己三十八岁才结婚，快四十岁才得子。从儿子一出生，他就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后来儿子渐渐长大，学习越来越好，他对儿子寄予的希望就更大。现在教育竞争几乎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他何尝不想让儿子进入条件好的学校去读书，但他离不开大黑山小学，那里是他的根，是他的命。再说，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让乡上、县上的领导和老师们看笑话，更不能伤了乡亲们的心。

第二天一早，普林就厚着脸找到了张福生，他的得意门生张副县长。

恩师来访，张副县长放下手中的工作专门接待他，还一再感谢他为大黑山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保住了大黑山小学，并且还继续留在大黑山小学。

普林说：“福生，感谢你前段时间为我，为保住大黑山小学所做的努力。其实我也是一个俗人，你用不着感谢我。大黑山是我的根，我的一切都是大黑山给的。保住大黑山也是为我自己。前不久我在保大黑山小学时说过，我一生都没有为自己的私事求过谁？可我今天就为自己的私事来了。鸿鸿学习很好，像你当年，晓芹一心要让他到州实验中学去读，我怎么说她都不听，说要用五万元钱去请人帮忙。我一是没有钱，前几年晓芹父亲住院、我父母住院，现在还差着六万多块钱的账；二是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不想去助长，这才来求你。你是分

管教育的，上面有一些关系，看看能不能在鸿鸿读书这个事情上帮上忙？”

张福生听一愣，没有立即回答普林。他站起来给自己当年的老师茶杯里加了水，然后坐回自己的座位上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无比沮丧地说：“我知道老师你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求人，求人肯定是不一般的事。实验中学是州里最好的初中，校长牛得很，连书记、县长都不放在眼里，我一个小小的副县长在他们眼里，连小菜籽都算不上。不瞒你说，去年我女儿上这个学校，州人大一个副主任去跟我说他们都不买账，最后还是用其他关系搞定。前不久刚刚开了会，州教育局三令五申，今年教育部和省、州都发了文件，必须就近入学，不得择校，不得收任何费用。现在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不要说我没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在这特殊时期也不敢顶风违纪。”

话说到这个份上，普林还能再说什么呢？他知道张福生说的是实话。虽然说现在很多人一当官就变坏，但他了解张福生，只要有一点点办法，他是不会忽悠他这个老师的。普林站起来告辞，说：“我理解你的难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不麻烦了。”

张福生执意要留老师吃饭，普林不肯，他只好把老师送到楼下，临别时又拉着恩师的手说，“普老师，你别急，慢慢想办法。你回大黑山的事，我再做做晓芹的工作。如果孩子上学需要钱，我和几个大黑山出来的学生帮你凑。”

普林又一次受感动，连忙说：“谢谢，不用，不用。”说

完急忙与张福生告别，心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似的，匆匆走出了县政府大院。

普林心情不佳，从县政府大院出来后，又一个人到公园转了一圈，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又是一件顶顶要命的事。

儿子告诉他说：“我老爹昨天放羊时在山上摔伤了，请人连夜送到乡上。我妈妈打不通你的电话，坐着救护车赶去了。”

普林一听，脑袋“轰”的一声就大了。大黑山不通电，为了节省，平常习惯了关机，到县城也忘记开了。

大黑山山高坡陡，经常有摔伤或摔死人的事发生。十多年前晓芹的父亲摔伤了，至今还瘫痪在床上。今天这事又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肯定是凶多吉少。

想到这些，普林心里一急，一下子六神无主，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好赶忙开机，跟晓芹联系。

真是越急越见鬼，晓芹那边信号不好，半天联系不上。好不容易联系上了，晓芹在电话里只说摔伤了，具体情况没说，都送到乡上了，估计摔得不轻。让他别急，急也没用，好好招呼鸿鸿，别影响他的学习。她再过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一到就会给他打电话，迅速把老人家送来县医院。

听了晓芹的电话，普林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简单地煮了饭，和鸿鸿草草地吃了，一心一意等晓芹的电话。

吃饭时，鸿鸿一个劲地问：“老爹摔得重吗？他会像外公

一样瘫痪吗？”问得普林心烦，吃过饭就催促他进屋做作业去了。

儿子问的问题也正是普林担心的。二十年前，鸿鸿的外公上山打猎摔伤，由于医治不及时，从此就一直躺在床上。如果爹再这样，今后的日子简直不可想象。鸿鸿大了，会思考问题，为父母分忧了。

一定要想办法治好父亲的伤，让他老人家好起来。普林心不在焉地洗着锅碗，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洗完碗，晓芹的电话还没来。普林心烦意乱，一下子竟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他打开电视看了一阵，电视很精彩，可他大脑里昏昏的，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关了电视，躺在床上拿起一本杂志，挑选了一篇反映教育问题的小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题材，可脑袋里像有一窝蚂蚁在爬，看了半天也看不下去，只好丢了书，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等晓芹的电话。

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晓芹的电话，说伤势很重，现在已经往县城赶了，要他带好被子和简单用具，四个小时后在医院等。

一分一秒地熬了两个多小时，普林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收拾了被子、碗筷和漱洗工具，提前就要去医院。鸿鸿跟着要去，这种时候，他书也肯定是看不下去了，普林也就随了他。

普林县医院里也有学生，普老师是第一次上门，他的学生热情得不得了，马上给老师提前联系好住院事宜，请老师到他上班的地方喝茶。

下午四点多钟，晓芹她们到了。在普林学生的帮忙下，父